

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詞話

第十九冊

蘭陵·笑笑生撰

鑑賞叢書

據明·萬曆本排印
新京藝文書局出版

鑑賞叢書

金瓶梅詞話

第十九本・定價五角
全二十本・定價十圓

①

康德十年二月一日印刷

康德十年二月五日發行

原著者 蘭陵・笑笑生

著作人 趙振興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人 張松亭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印刷人 朱栗政
新京特別市日出町七ノ四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所 藝文書房

電話(二)一三九二・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總發賣元：滿洲實業配給株式會社・印刷：協隆印刷所

金瓶梅詞話 第十九冊 目次

第九十三回 王杏菴仗義賙貧

任道士因財惹禍……………一三四九

第九十四回 劉二醉毆陳經濟

酒家店雪娥爲娼……………一三六四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盜假當物

薛嫂喬計說人情……………一三七四

第九十六回 春梅遊玩舊家池館

守備使張勝尋經濟……………一三八八

第九十三回 王杏菴仗義賙貧 任道士因財惹禍

誰道人生運不通？吉凶禍福並肩行；

只因風月將身陷，未許人心直似針。

自課官途無枉屈，豈知天道不昭明！

早知成敗皆由命，信步而行暗黑中！

話說陳經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剝出個命兒來，房兒也賣了，本錢兒也沒了，頭面也使了，家火也沒了。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刻落了錢，把陳定也攢去了。家中日逐盤費不週，坐吃山空，不免往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日來到楊大郎門首，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個月監房，這楊大郎驀地來家住着，不出來。聽見經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連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反問經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個月，通無音信。不知拋在江中，推在河內，害了性命，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緊？」這楊二風平昔是個刁徒，潑皮耍子揭子，胳膊上紫肉橫生，胸前上黃毛亂長，是一條直率之光棍。走出來一把手，扯住經濟，就問他要人。那經濟慌忙撐開手，跑回家來。這

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將頭顱打破；血流滿面，趕將經濟來罵道：「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了？你來我屋裏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那陳經濟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奔到家把大門關閉，如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由着楊二風，牽爺娘罵父母，拏大磚砸門，只是鼻口內不聽見氣兒。又況纔打了官司出來，夢條蠅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

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

不消幾時，把大房賣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落後兩個丫頭，賣了一個重喜兒，只留着元宵兒，和他同鋪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却去賃房居住。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身獨自。家火桌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錢不給，鑽入冷鋪內存身。花子見他是個富家勤兒，生的青俊，叫他在熱炕上睡，與他燒餅兒吃。有當夜的過來，教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經濟打了回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手提鈴串了幾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凍得聳肩縮背戰戰兢兢。臨五更雞叫，只見個病花子，倚在牆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分付他看着他，尋箇把草教他烤。這經濟支持一夜，沒會睡，就睡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夢：夢見那時在西門外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勾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哭醒了。衆花子說：「你哭怎的？」這經濟便道：「你衆位哥哥，聽我訴說一遍。」有粉蝶爲證：

九臘深冬雪漫天，涼然冰凍。更搖天撼地狂風，凍得我體僵麻，心胆戰，實難扎掙。挨不過肚中饑，又難禁身上冷。住着這半邊天，端的是冷挨不過，淒涼要尋死路；百忙裏捨不的壽命。

（耍孩兒一煞）不覺撞昏鐘，昏鐘人初定。是誰人叫我？原來是總甲張成。他那裏急急呼，我這裏連連應。趁今宵誰肯與我支更？也是我一時僥倖，他先遞與我幾似饒餅。

（二煞）名承總甲憐咱冷，教我敲梆守守更，由着他調用。但得這濟心饑錢來，那裏管人賞下賤，一任教喝號提鈴。

（三煞）坐一回腳手麻，立一回肚裏疼。冷燒餅乾噉無茶送。剛然未到三更後，下夜的兵牌叫點燈，歪踢弄。與了他四十文，方纔得買一個姑容。

（四煞）到五更鷄打鳴，大街下人漸行。衆人各去都不等；只見病花子倚在牆根下，教我煖着他，不暫停。得他口煖氣兒心纔定。剛合眼一場幽夢，猛驚回哭到天明。

（五煞）花子說你哭怎的？我從頭兒訴始終；我家積祖根基兒重，說聲賣松檟陳家誰不怕名姓？多居仕宦中。我祖耶耶曾把誰鹽種。我父親專結交勢耀，生下我吃酒行兇。

（六煞）先亡了打我的爺，後亡了我父親。我娘疼專隨縱；吃酒要錢般般會，酒肆巢窩處處通。所事兒都相稱。娶了親就遭官事，丈人家躲重投輕。

（七煞）我也曾在西門家做女婿，調風月，把丈母淫；錢場裏信着人，鎖狗洞。也曾黃金美

玉當場賭；也會歇米担柴住院裏供。毆打妻兒病，死了死了時，他家告狀，使了許多錢，方得頭輕。

（八煞）賣大房，買小房；贖小房，又倒騰。不思久遠含餘剩。饑寒苦惱妾成病，死在房簷不許停。所有都乾淨。嘴頭饒不離酒肉，沒攪汁，拆賣攻塋。

（九煞）撥不的輕，負不的重；做不的傭，務不的農。未曾幹事兒先愁慟。閑中無事思量嘴，睡起須教日頭紅。狗性子生鐵般硬，惡盡了十親九眷，凍餓死，有那個憐憫？

（十煞）討房錢不住催，他料我也住不成；沙鍋破碗全無用。幾推趕出門兒外，凍骨淋皮無處存，不免冷舖將身奔。但得個時通運轉，我那其間忘不了恩人。

頻年困苦痛妻亡，身上無衣口絕糧。

馬死奴逃房又賣，隻身獨自走他鄉。

朝依肆店求遺饌，暮宿莊園倚敗牆。

只有一條身後路，冷舖之中去打樑。

却說陳經濟晚夕在冷舖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姓王名宜，字廷用。年六十餘歲。家道殷實，爲人心慈。好仗義疎財，廣結交，樂施捨，專一濟貧拔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襲祖職爲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充爲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個主簷，開

着個解當鋪兒。每日豐衣足食，閑散無拘，在梵宇聽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道號爲香菴居士。一日香菴頭戴重簷幅巾，身穿水合道服，在門首站立。只見陳經濟打他門首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個頭。慌的香菴還禮不迭，說道：「我的哥，你是誰？老拙眼昏不認得你。」這經濟戰戰兢兢，站立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賣松橋陳洪兒子。」老者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我賢姪，你怎的弄得這等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經濟道：「我爹死在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菴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往來。」經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撞出來。他女兒死了，告我到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一向閑着，沒有營生。」杏菴道：「賢姪，你如今在那裏居住？」經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菴道：「可憐！賢姪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根基人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姪你那咱還小哩。纔扎着總角上學哩。一但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也不看顧你看顧兒？」經濟道：「正是。俺張舅那裏，一向也久不上門，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裏面客位裏。令小廝放桌兒，擺出點心飯飯來，教他儘力吃了一頓。見他身上單寒，拿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毡帽；又一雙毡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遞與他。分付說：「賢姪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穿。那銅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拿着做下些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強如在冷鋪中，學不出好人來。每月該多

少房錢，來這裏老拙與你。」這陳經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姪知會。」擎着銀錢，出離了杏菴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店麵店，以了其事。那一兩銀子，擄了些白銅頓罐，在街上行使，吃巡邏的當土賊擎到該坊節級處，一頓拶打。使的罄盡，還落了一屁股瘡。不消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輸了，襖兒也換來嘴吃了，依舊原在街上討吃。一日又打王杏菴門首經過，杏菴正在門首。只見經濟走來磕頭，身上衣襖都沒了，止戴着那毡帽，精腳靸鞋，凍的乞乞縮縮，老者便問：「陳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錢到了，來取房錢來了。」那陳經濟，半日無言可對。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阿呀，賢姪！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你又拈不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還強如乞食；免教人恥笑，有玷你父祖之名。你如何不依我說？」一面又讓到裏面，教安童拿飯來與他吃飽了。又與了牠一條衫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脚，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拈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賣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子，強似這等討吃。」這經濟口雖答應，擎錢米在手，出離了老者門；那消數日，熟食肉麵，都在冷舖內，和花子打夥兒，都吃了；要錢，又把白布衫衫褲都輸了。大正月裏，又抱着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們門首山牆底下，向日陽站立。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他挨挨揜揜，又到根前，扒在地下磕頭。老者見他，還依舊如此，說道：「賢姪！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填得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個處去，又清閒，又安得你身。只怕你不去！」經濟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見憐，不拘那裏，但安下身，小的

清願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馬頭上，有座宴公廟。那裏魚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饒糧極廣，清幽消灑。廟主任道士，與老拙相交極厚。他手下也有兩三個徒弟徒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個徒弟出家；學些經典吹打，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經濟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個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經濟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就替經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髻，鞋襪俱全。次日經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裏洗了澡，梳了頭，戴下道髻，裏外換了新襖新褲。上蓋青絹道衣，下穿雲履毡襪。備了四盤羹果，一罐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便乘馬，顧了一匹驢兒，與經濟騎着。安童喜童跟隨，兩個人擡了盒担，出城門，逕往臨清馬頭宴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宴公廟，天色已晚。但見：

日影將沉，繁陰已轉。斷霞映水散紅光，落日轉山生碧霧；綠楊影裏，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中，每見牛羊入圈。正是溪邊漁父投竿去，野外牧童跨犢歸。

王老到于馬頭上，過了廣濟閣，大橋，見無數舟船，停泊在河下。來到宴公廟前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松森森。兩邊八字紅牆，正面三間朱戶。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峻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出朝入相。五間大殿塑龍王，一二十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衆。旗竿凌漢，帥字招風。四通八達，春秋社禮享依時；雨順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官民仰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杏菴令經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菴，讓入方丈松鶴軒敘禮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俗冗所羈，久失拜望。」敘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茶罷，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分付把馬牽入後槽喂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干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只顧分付。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經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少姓人家子孫。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家，無處棲身。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分付，小道怎敢違阻？奈因小道命蹇；手下雖有兩三個徒弟，都不省事，沒一個成立的。小道常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杏菴道：「這個小的，不瞞尊師說，只願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胆兒又小，所事兒伶俐，堪可作一徒弟。」任道士問：「幾時送來？」杏菴道：「見在山門外伺候。還有些薄禮，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于是捧盒人擺進禮物。任道士見帖兒上，寫着：「謹具粗段一端，魯酒一壺，豚蹄一副，燒鴨二隻，樹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連忙稽首謝道：「老居士何故遠勞，見賜許多重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只見陳經濟，頭戴着金梁道髻，身穿青絹道衣，脚下雲履淨襪，腰繫絲絛。生的眉清目秀，

齒白唇紅，面如傅粉。走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拜了四雙八拜。任道士因問多少青春？經濟道：「屬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果然伶俐；取了他個法名，叫做陳宗美。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個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菴都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禮物。小童掌上燈來，放桌兒，先擺飯，後吃酒。餚品盃盤，堆滿桌上。無非是雞蹄鵝鴨魚蝦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番勸殺幾巡，王老不勝酒力，告辭房中，自有床鋪安歇一宿。到次日清晨，小童盥水淨面。梳洗潔漱畢，任道士又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又吃了兩盃酒。喂飽頭口，與了檀盒人力錢。王老臨起身，叫過經濟來分付：「在此好生用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襪來與你。」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並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付經濟：「我去後，你要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經濟應諾道：「兒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山門上馬，離宴公廟，回家去了。

經濟是此就在宴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身體魁偉，聲音洪亮，一部髭髯，能談善飲。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裏。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閘上，都來廟裏：或求神福，或來祭愿，或討卦與筮，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錢米的，也有餽送香油紙燭的，也有留松篙蘆席的。這任道士將常住裏，多餘錢糧，都令徒弟，在馬頭上，開設錢米鋪。賣將銀子來，積攢私囊。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個守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占

樂婦，是個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個清紫年小徒弟；同鋪歇臥，日久絮繁。因見經濟生的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裏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晚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鋪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經濟腳臭，叫過一個枕頭上睡；睡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着，令他吊轉身子，屁股貼着肚子。那經濟推睡着不理他，心內暗道：「這廝合敗！他討得十分便益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也來報伏！與他個甜兒頭，且教他在我手內納些敗缺。」一面故意聲叫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兄弟，禁聲！隨你要的，我都依你。」經濟道：「你既要拘搭我，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宗明道：「好兄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也依你。」經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個徒弟睡；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第三件：隨我往那裏去，你休瞞我。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金宗明道：「這個不拏緊，我都依你。」當夜兩個顛來倒去，整狂了半夜。這陳經濟，自幼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山盟，枕還海誓，把這金宗明，哄得歡喜無盡。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交與他手內；就不和那兩個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鋪歇臥。

一日兩，兩日三，忽一日任道士師徒三個，都往人家應酬做好事去。任道士留下他看家，徑智賺他。王老居士只說他老實？看老實不老實。臨出分付道：「你在家好看着！那後面養的一羣雞，說道是鳳凰；我不久功成行滿，騎他上昇，朝恭玉帝。那房內做的幾缸，都是毒藥汁；若是徒弟壞了事，我也不打他，只與他這毒藥汁吃了，直教他立化。你須用心看守！我午齋回來，帶點心與你吃。」說畢，師徒

去了。這經濟闖上門笑道：「豈可我這些事兒不知道？那房內幾缸黃米酒，哄我是甚毒藥汁；那後邊養的幾隻雞，說是鳳凰，要騎他上昇？」于是揀肥的宰了一隻，退的淨淨，煮在鍋裏。把缸內酒，用鑊子舀出來，火上篩熱了，手撕雞肉，醃着蒜醋，吃了個不亦樂乎。還說了兩句：黃銅鑊，舀清酒，烟籠皓月；白污雞，醃爛蒜，風搖殘雲。正吃着，只聽師父任道士外邊叫門，這經濟連忙收拾了家伙，走出來開門。任道士見他臉紅，問他怎的來？這經濟徑低頭不言語。師父問：「你怎的不言語？」經濟道：「告稟師父得知：師父去後，後邊那鳳凰不知怎的飛了去一隻。教我慌了，上房尋了半日沒有；怕師父來家打。待要拿刀子抹，恐怕疼；待要上吊，恐怕斷了繩子跌着；待要投井，又怕井眼小掛脖子；算計的沒處去了，把師父缸內的毒藥汁，舀了兩碗來吃了。」師父便問：「你吃下去覺怎樣的？」經濟道：「吃下去半日不死不活的，倒像醉了的一般。」任道士聽言，師徒們都笑了說：「還是他老實。」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以此以後，凡事並不防範。正是：

三日賣不得一擔真，
一日賣了三擔假。

這陳經濟因此常拿着銀錢，往馬頭上遊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說：「馮金寶兒，他鴿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你不看他看去？」這小夥兒舊情不改，拿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馬頭大酒樓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

五百載冤家來聚會，
數年前姻眷又相逢。

有詩爲證：

人生莫惜金縷衣，

人生莫負少年時。

見花欲折須當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清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裏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綠欄杆。就緊靠蒼山岡，前臨官河。極是人烟熱鬧去處，舟船往來之所。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牕，翠簾櫺高懸戶牖。吹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盃，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搭吟魂，翻瑞雪一河烟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擎楫。樓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這陳三兒，引經濟上樓，到一個閣兒裏坐下。烏木春檯，紅漆凳子。便叫店小二，連忙打抹了春檯，拿一付鍾筋，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須臾只聽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拿着個酥饅兒。見了經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簇地兩行淚下。正是：

數聲嬌語如鶯囀，

一串珍珠落線頭。

經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裏來？不見你。」這馮金寶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不久着了驚說，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兒家做粉頭。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裏開錢鋪，要見你一見；不期你今日在此酒樓上吃

酒，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說畢，又哭了。經濟便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說道：「我的姐姐，你休煩惱！我如今又好了。自從打出官司來，家產都沒了，投了這宴公廟。一向出家做了道士。師父甚是重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問道：「你如今在那裏安下？」金寶便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家店劉二那裏。有百十間房子，四外衙衙築子。妓女都在那裏安下。白日裏便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兩個挨身做一處飲酒。陳三兒盪酒上樓，拿過琵琶來。金寶彈唱了個曲兒，與經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雙垂，垂雙淚。三盃別酒，別酒三盃。鸞鳳對拆開，拆開鸞鳳對。嶺外斜暉看看墜，看看墜。嶺外斜暉。天昏地暗，徘徊不捨，不捨徘徊。

兩人吃得酒濃時，未免解衣雲雨。須臾事畢，各整衣衫。經濟見天色晚來，與金寶作別。與了金寶一兩銀子，與了陳三兒三百交銅錢。囑付：「姐姐，我常來看你，咱在這搭兒裏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叫我去。」下樓來，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經濟回廟中去了。這馮金寶送至橋邊方回。正是：

盼穿秋水因錢鈔；
哭損花容爲鄧通。

畢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劉二醉毆陳經濟 酒店雪娥爲娼

花開不擇貧家地，月照山河到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歹，萬事還教天養人。

癡孽淫癡家豪富，伶俐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算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陳經濟自從陳三兒，引到謝家大酒樓上，見了馮金寶，兩個又勾搭前情；往後沒三日不和他相會，或一日經濟廟中有事不去，金寶就使陳三兒稍寄物事，或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歸到廟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經濟只說在米舖，和夥計暢飲三盃，解辛苦來。他師兄金宗明，又替他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去，把任道士簍篋中，細軟的本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不知覺。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店家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他是帥府開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專一在馬頭上開娼店，倚強凌弱，舉放私債。與巢窩中各娼使錢，加三討利；有一不給，搗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因見陳經濟，是宴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廝；在謝三家大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包住了；吃的楞楞睜睜，提着碗來大小拳頭，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裏？慌的謝三郎

連忙答應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個閣兒裏便是。」這劉二大拔步上樓來。經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裏面，兩個飲酒，做一處快活；只把房內關閉，外邊簾子掛着。被劉二一把手扯下簾子，大叫：「金寶兒出來！」說的陳經濟鼻口內氣兒也不敢出。這劉二用脚把門踹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說：「劉二叔叔，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個月房錢，却躲在這裏，就不去了？」金寶笑嘻嘻說道：「二叔叔你家去！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被劉二只攢心一拳，打了老婆一交；把頭顱搶在塔沿下碰破，血流滿地。罵道：「賊淫婦，還等甚麼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經濟在裏面，走向前把桌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經濟便道：「阿呀，你是什麼人？走來撒野。」劉二罵道：「你娘」一手採過頭髮來，按在地下，拳打脚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人，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謝三郎，初時見劉二醉了，不敢惹他；次後見打得不像模樣，上樓來解勸說道：「劉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誤言冲撞；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饒他去罷。」這劉二那裏依從，儘力把經濟打了發昏章第十一。隨叫將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拴在一處墩鎖。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裏去。原來守備勅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裏拿了經濟，任道士廟中，還尙不知；只說他晚夕米鋪中上宿未回。

却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經濟金寶，顧頭口騎上，趕清晨早到府前伺候。先遞手本與兩個管事，張勝李安。看看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經濟，娼婦鄭金寶。衆軍牢都問他

要錢，說道：「俺們是廳上勸刑的，一班十二人隨你罷。正景兩位管事的，你到不可輕視了他。」經濟道：「身邊銀錢倒有，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被人掏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衆牢子擎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他一個錢兒不掙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開銀的。」張勝說：「你叫他進前，等我審問他。」衆軍牢不一時，推擁他到跟前跪下，問：「你是任道士第幾個徒弟？」經濟道：「第三個徒弟。」又問：「你今年多大年紀？」經濟道：「廿四歲了。」張勝道：「你這等年少，只該在廟中做道士，習學經典；許你在外宿娼飲酒喧嚷，你把俺老教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不掙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還掠與他去。分付牢子：「等住回，老爺升廳，把他放在頭一起。眼看這狗男女道士就是個佞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休說你爲官事，你就來吃酒赴席，也帶方巾兒揩嘴！等動刑時，着實加力拶打這廝。」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王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過趁熟，趕些衣飯爲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看惱，只是一兩拶子；若喜懽，只恁放出來也不止。」旁邊那個牢子說：「你再把與我一錢銀子。等若拶你，待我觸你兩個大指頭。」李安分付：「你帶他這些伺候，老爺將次出廳。」不一時只見裏面雲板響，守備升廳。兩邊條條軍牢森列，甚是齊整。但見：

絳羅繡壁，紫綬桌圍。當廳額掛茜羅，四下簾垂翡翠。勘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

廉，廳角旁插令旗兩面。軍牢沉重，僚僚威儀。執大棍投事立堦前；挾文書廳旁聽發放。雖然一路帥臣，果是滿堂神道。

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劫冤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已生了個哥兒，小衙內。今方半歲光景，貌如冠玉，唇若塗硃。守備喜似席上之珍，愛如無價之寶。未幾大奶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冊正，做了夫人。就住着五間正房，買了兩個養娘抱姪兒：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兩個小丫鬟伏侍：一個名喚翠花，一個名喚蘭花。又有兩個身邊得寵彈唱的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春梅房中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個丫鬟，名喚荷花兒。不在話下。比的小衙內，只要張勝懷中，抱他外邊頑耍。遇着守備升廳，在旁邊觀看。當日守備升廳坐下，放了告牌出去，各地方解進人來。頭一起正叫上陳經濟，并娼婦鄭金寶兒去。守備看了呈狀，又見經濟面上帶傷，說道：「你這廝是個道士，不守那清規！如何宿娼飲酒，騷擾我地方？行止有虧，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撈一撈，敲五十敲，責令歸院當差！」兩邊軍牢向府，纔待扯翻經濟，攤去衣服，用繩索綁起轉起棍來，兩邊招呼打時；可要作怪！張勝抱着小衙內，正在廳前月臺上站立觀看，那小衙內看見，走過來打經濟，在懷裏攔不住撲着要經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走過來；亦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根前。春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廳上發放事，打那晏公廟道士姓陳，他就撲着他抱。小的走下來，他就哭了。」這春梅聽見是姓陳的，不免輕移蓮步，款款湘裙，走

到軟後面，探頭觀觀：「隨下打的那人，聲音模樣，倒好似陳姐夫一般！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張勝道：「這道人供狀上，年廿四歲，俗名叫陳經濟。」春梅暗道：「正是他了！」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這守備廳上打經濟，纔打到十棍，一邊還拶着娼的。忽聽後邊夫人有請，分付牢子把棍且擱住休打，一面走下廳來。春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罷。」守備說：「夫人不早說？我已打了他十棍，怎生奈何！」一面出來分付牢子，都與我放了。娼的便歸院去了。守備悄悄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奶，請他相見。」這春梅纔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剗去眼前瘡，安上心頭肉；眼前瘡不去，心頭肉如何安得上？」于是分付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慢再叫他；度牒也不要追。」這陳經濟打了十棍，出離了守備府，還奔來晏公廟。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着唱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坐地虎劉二，打得臭死，連老婆都拴了，解到守備府裏去了。行止有虧，便差軍牢來拿你去審問，追度牒還官。」這任道士聽了，一者年老的着了驚怕；二來身體胖大，因打開藥篋內，又沒了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痰疾湧上來，昏倒在地。衆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嗚呼，斷氣身亡。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經濟來到，左邊隣人說：「你還敢廟裏去？你師父因爲你，如此這般，得了口重氣，昨夜三更敲死了。」這經濟聽了，說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

魔隨鄭相應難辨，
蝶化莊周未可知。

話分兩頭，却表春梅一見經濟，方待留他，忽然心上想起一件事來。還使出張勝來：教經濟且去罷。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綉服，倒在床上。一面捫心搥被，聲疼叫喚起來。諛的合宅大小都慌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奶行好好的，怎的來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們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廳進來，見他倚在床上叫，一番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裏怎的來？」也不言語。又問：「那個惹着你來？」也不做聲。守備道：「剛纔兒我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這守備無奈奈何，自出外邊麻犯起張勝李安來了：「你那兩個！早知他是你奶奶兄弟，如何不早對我說？却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起來！我曾教你留下他，請你奶奶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廝們却討分曉！」張勝說：「小的曾稟過奶奶來；奶奶說，且教他去着，小的纔放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啼哀告春梅：「望乞奶奶在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們哩。」這春梅睜圓星眼，剔起蛾眉，叫過守備近前說：「我自心中不好，干他們甚事？那廝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祟些時，等我慢慢招認他。」這守備纔不麻犯張勝李安了。守備見他只歷聲喚，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脈。說老夫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水又不吃，都放冷了。丫頭們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看吃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備出去了，大了發月桂茶過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牽過來，匹臉只一激，罵道：「賊浪奴才！你只顧尋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我肚子裏有甚麼？」教他跪

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的奶奶教他跪着？」海棠道：「奶奶因他葷藥與奶奶吃來，奶奶說我肚子裏有甚麼，拿這來灌我？教他跪着。」孫二娘道：「奶奶你委的今日沒會吃甚麼，這月桂他不曉得，奶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他這遭罷！」分付海棠：「你往廚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奶吃口兒。」春梅于是把月桂放起來。那海棠走到廚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粳小米濃濃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象牙筷兒，熱烘烘拿到房中。春梅躺在床上，面朝裏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翻身，方纔請他：「有個粥兒在此，請奶奶吃粥。」春梅把眼合着不言語。海棠又叫道：「粥冷了，請奶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麼，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個。有些些。」那春梅一砧碌子，扒起來叫婢子擎過燈來，取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碎，被婢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日叫我起來吃粥，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麼？分付婢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把與他四個嘴巴。」當下真個把海棠打了四個嘴巴。孫二娘便道：「奶奶你不吃粥，却吃些甚麼兒？却不餓着你？」春梅道：「你教我吃，我心內攔着吃不下去。」良久，叫過小丫鬚蘭花兒來分付道：「我心內想些雞尖湯兒吃，你去廚房內，對着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雞尖湯兒與我吃口兒。教他多着些酸笋，做的酸酸辣辣的我吃。」孫二娘便道：「奶奶分付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想吃的，就是藥。」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教你做雞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雞尖湯，是雞鷄脯翅的尖兒，碎切的

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兩隻小雞，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加上椒料薑花芫荽酸笋油醬之類，搗成清湯。盛了兩碗兒，用紅漆盤兒，熱騰騰，蘭花拿到房中。春梅燈下看了，呷了一口，怪叫大罵起來：「你討那淫婦說去：做的甚麼湯？清水寡淡，有些甚麼？你們只教我吃，平白教我做甚麼。」蘭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嫌湯淡，好不罵。」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忍氣吞聲，從新坐鍋，又做了一碗。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教蘭花拿到房裏來。春梅又嫌志鹹了。牽起來照地下只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不慣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教他討分曉哩。」這雪娥聽見，千不合，萬不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幾時這般大了，就抖擻起人來？」不想蘭花回到房裏，告春梅說了。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此言，登時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咬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養娘丫鬟，三四個，登時把雪娥拉到房中。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一了，罵道：「淫婦奴才！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擡舉我的這般大？我買將你來，伏侍我，你不慣氣，教你做口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丁子鹹；你倒還對着丫頭說，我幾時恁般大起來。抖擻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請將守備來，採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安，旋制褪去衣裳，打三十大棍。兩邊家人點起明晃晃燈籠，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伺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他，在跟前不敢言語；孫三娘在旁邊再三勸道：「大舅奶奶付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罷！不爭對着下人，脫去他衣裳，他爺體面上

不好看的。只望奶奶高擡貴手，委的他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丟他衣服打。說道：「那個攔我，我把孩子先拋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了了。」于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守備慌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憐！把這孫雪娥，拖番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整身領出去辦賣。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分付：「我只要八兩銀子，將這淫婦奴才，好歹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轉多少，我不管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聽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我靠那裏過日子，却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那雪娥悲悲切切，慙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冤家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折挫你；那老爺也做得主兒。見他有孩子，須也依隨他。正景下邊孫二娘，不讓他幾分？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個好頭腦我去，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千萬分付，只教我把你送在娼門；我養兒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個單夫獨妻，或嫁個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那雪娥千恩萬福，謝了薛嫂。過了兩日，只見隣住一個開店張媽，走來叫薛媽：「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裏嫁人。情愿尋個單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道：「我那邊下着一個山東賣棉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幾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下。前日說他家有

個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光景，沒人伏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個娘子罷。」薛嫂道：「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出身。不拘粗細都做的，針指女工鍋頭灶腦，自不必說；又作的好湯水。今纔三十五歲，本家只要三十兩銀子。好倒保與他能。」張媽媽道：「有箱籠沒有？」薛嫂道：「止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媽道：「既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教他自家來看一看。」說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領那人來相看。一看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沒爭競，就兌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叫人改換了文書，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賣與娼門去了。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家，止過得一夜；到第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媽，作別上了車，逕到臨清去了。此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纔日西時分。到了酒家店，那裏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菓子衙衛娼的。這雪娥一領進入一個門戶，半間房子裏面，打着土炕。炕上坐着個五六十歲的婆子。還有個十七八頂老丫頭，打着盤頭，塗頭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在炕邊上彈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道那漢子潘五，是個水客，買他來做粉頭。起了他個名兒，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拿觥罍兒出去，酒樓上接客，供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樂器，學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青紅遍了。引上這兒，方與他好衣穿，

妝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媚人。正是：

遺踪堪入時人眼，
不買胭脂畫丹青。

有時爲證：

窮途無奔更無投，
南去北來休便休。

一夜彩雲何處散？
夢隨明月到青樓。

這雪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被守備差遣，往河下買幾十石酒，宅中造酒。這酒家店坐地虎劉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淨，在上等閣兒裏，安排酒肴，盃盤，各樣時新果品，好酒活魚。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酒博士保兒篩酒，近前跪下：「稟問二叔：下邊叫那幾個唱的上來，遞酒？」劉二分付：「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四個上來，伏侍你張姑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聽得胡梯畔笑聲兒，一班兒四個唱的頂老，打扮得如花似朵，都穿着輕紗軟絹衣裳。上的樓來，望下一面花枝招颯，繡帶飄飄，拜了四拜，立在旁邊。這張勝猛睜眼觀看，內中一個粉頭，可要煞怪！到像老爺宅裏，小奶奶打發出來，廚下做飯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裏？那雪娥亦眉眼掃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便問劉二，那個粉頭是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裏玉兒，金兒。這個是王老姐，一個是趙嬌兒。」張勝道：「王老姐兒，我認的。這潘家玉兒，我有些眼熟。」因叫他近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老爺宅裏，雪姑娘嗎？怎生到于此處？」

那雪娥聽見他問，便簇地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難盡！」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攔騙，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實在這裏供筵習唱，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纔是懷心；這雪娥席前殷勤勸酒，兩個說得入港。雪娥和金兒，不免擊過琵琶來，唱了個詞兒，與張勝下酒。名四塊金：

前生想着少欠下他相思債，中途洋却藉不住同心帶。說着教我泪滿腮，悶來愁似海。萬誓千盟到今何在？不良才，怎生消磨了，我許多時恩愛？

當下唱畢，彼此穿盃換盞，倚翠偎紅。吃得酒濃時，常言：「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兩個晚夕，留在閣兒裏就一處睡了。這雪娥枕邊風月，耳畔山盟，和張勝儘力盤桓，如魚似水，百般難述。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劉二又早安排酒肴上來，與他姐夫扶頭。大盤大碗，喫食一頓，收起行裝，喂飽頭口，裝載米麵，伴當跟隨。臨出門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分付劉二：「好生看顧他，休教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下，就在酒家店，與雪娥相會。往後走來走去，每月與潘五幾兩銀子，就包住了他，不許接人。那劉二自恁要圖他姐夫歡喜，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各案窩刮刷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娥柴米來。有詩爲證：

豈料當年縱意爲，食淫倚勢把人欺；

禍不尋人人自取，色不迷人人人迷。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盜假當物 薛嫂喬計說人情

格言：有福莫享盡，福盡身貧窮。

有勢莫倚盡，勢盡冤相逢。

福宜常自惜，勢宜常自恭。

人間勢與福，有始多無終。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店家爲娼，不題。

話分兩頭，却說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告了陳經濟一狀到官。大家人來昭也死了，他娶一丈青，帶着小錢兒，也嫁人去了。來興兒看守門戶。房中繡春與了王姑子，做了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娘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在他屋裏頑耍，吃東西。來興兒，又打酒和娘子吃。兩個嘲戲勾來去，就刮刺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臉紅。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一件銀壽字兒，一件梳背兒，揀了箇好日子，就與了來興兒完房，做了媳婦子。白日上灶，看哥兒，後邊扶持；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裏睡去。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有吳大妗，二妗子，并三個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屋裏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吳大妗二妗子，三個姑子，同在一處睡，聽宣卷。到二更時分，中秋兒便在

後邊爐上看茶，由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裏，只見玳安兒正按着小玉，在炕上；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湊手腳不迭。月娘便一蹙兒也沒言語，只說得一聲：「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那屋裏師父宣了這一卷，要茶吃，且在這裏做甚麼哩？」那小玉道：「中秋兒灶上我教他顧茶哩。」低着頭往後邊去。玳安兒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過了兩日，大幹子二幹子，三個女婿，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與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叫來與兒搬到來昭屋裏，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做了一身裝新衣服，盥了一頂新網新帽，做了雙新靴襪；又替小玉張了一頂髻髻，與了他幾件金銀首飾，四根金頭銀腳簪，環鑲戒指之類，兩套段絹顏色衣服。擇日完房，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裏還進來，在房中答應月娘；只晚夕臨園籠門時，便出去和玳安歇去。這丫頭揀好東西，怎麼不拏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不看見。常言道：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羊酒不均，駟馬奔轡；處家不正，奴婢抱怨。

却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做了媳婦兒，與了他一間房屋，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三歲，倒不與他妻室，一間房住。一日在假當舖，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鉤子，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個月，加了利錢，就來賠討。傅夥計同玳安尋出來，放在鋪子大櫥櫃內的。不提防，這平安兒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裏，開坊子的武長脚家，有兩個私窠子，一個叫薛存兒，一個叫伴兒；在那裏歇了兩夜。王八見他使錢兒猛大，匣子

遞着金頭面，揪着銀挺子，打酒，與楊兒買東西；戮與土番，就把他藏在屋裏，打了兩個耳刮子，就拿走了。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新陞巡檢，騎着馬，頭裏打着一對板子，正從街上過來；看見問拴的甚麼人？土番跪下，稟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瓦子裏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分付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拿到巡檢廳兒內。吳典恩坐下，兩邊弓皂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跟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小的是西門慶家的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既是他家人，拿這金東西，在這坊子裏做甚麼？」平家道：「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權借宿一夜。不料被土番拿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只是這般頭面多，金銀廣？教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出來頭面。趁早說來，免我勸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並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賊！不打如何肯認？喝令左右，與我拿來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來棍起來。夾的小廝，猶如殺豬叫，叫道：「爺，休夾的小的，放小的實說了罷。」吳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的假當舖，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吳典恩問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纔二十歲，倒把房裏丫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慣，纔偷出假當舖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廝，與吳氏有奸，纔先把手頭與他配了妻室！你只實說，沒你的事；

我便饒了你。」平安兒道：「小的不知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拶起來。」左右套上拶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爺休拶小的，等小的說就是了。」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一面放了拶子。那平安兒說：「委的俺大娘，與平安兒有好。先娶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上來，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檢司，等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

那日却說解當鋪，櫥櫃裏不見了頭面。把傳夥計嚇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藥鋪子裏看，你在那邊吃飯！我不知道。」傳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櫥裏，如何不見了？」一地裏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傳夥計揮香賭誓。那家子討頭面，傳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哩。那人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囔鬧，說：「我當了兩個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鈎子值七八十兩銀子。」傳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沒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口囔鬧。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還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鈎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傳夥計又添了他十兩，還不肯，定要與傳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南瓦子養老婆，被吳巡檢拿在監裏，還不教人快認贖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檢；是咱家舊夥計；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叫傳夥計領贖去。有了原物在，省得兩家顧，教人家在門前放屁。傳夥計拿狀子到巡檢司，實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

反被吳典恩，老狗老奴才，儘力罵了一頓；叫鬼幫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脫了半日，備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廝在這裏供出吳氏，與玳安許多奸情來。我這裏申過府縣，還要行牌提取吳氏來對證。你這慾狗骨頭，還敢來領贓？」倒吃他千奴才，萬老狗，罵將出來。嚇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正是：

分開八塊頂梁骨，
傾下半桶冰雪來。

慌的手脚麻木。又見那討頭面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哄着我兩頭來回走。今日哄我去領贓，明日等領頭面，端的在那裏？這等不合理！」那傳夥計陪下，拖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略從容兩日，就有頭面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等我回聲當家的去。」說畢去了。這吳月娘，憂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商議，教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驢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纔一個兒也怎的？」吳月娘道：「累及哥哥，上緊尋個路兒！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口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個小丫攆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裏去？怎的一向不來俺這裏走走？」薛嫂道：「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這兩

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奶，那裏使牢子大官兒，叫了好幾遍，還不得空兒去哩。」月娘道：「你看媽子撒風！你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薛嫂道：「如今不做小奶奶，倒做了大奶奶了！」月娘道：「他怎的做大奶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小造化兒！自從生了哥兒，大奶奶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正景二奶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個婢子，四個丫頭扶持，又是兩個房裏得寵學唱的姐兒；都是老爺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他倚棍兒，老爺不敢做的主兒。自恁還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掃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如今孫二娘房裏，使着個荷花丫鬚；他手裏倒使着四五個，又是兩個婢子，還言人少。二娘又不敢言語，成日奶奶長，奶奶短，只哄着他。前日對我說：『老薛！你替我尋個小丫頭來我使。』嫌那小丫頭不會做生活，不會上灶。他屋裏事情冗雜。今日我還睡哩，大清早晨，又早使牢子叫了我兩遍。教我快往宅裏去！問我要兩副大軍重雲子銅兒；又要一副九鳳銅銀根兒，一個鳳口裏啣一串珠兒，下邊墜着青紅寶石，金牌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裏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這一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我如今就送這丫頭去。」月娘道：「你到後邊，等我瞧瞧怎樣罕銅兒？」一面讓薛嫂到後邊明間內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果然做的好樣範！約四指寬，通掩過髮髻來。金翠掩映，翡翠重疊，背面貼金。那九鳳銅，每個鳳口內，啣着一掛寶珠牌兒，十分奇巧。薛嫂道：「咱這副銅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副重雲子的，只一兩五錢銀子。還沒尋他的

鍋。」正說着，只見玳安兒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又來在前邊曬哩。等不的領贖，領到幾時？若明日沒頭面，要和傅二叔打了，到個去處理會哩。傅二叔心裏不好，往家去了。那人曬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如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鋪人家當的一付金頭面，一個鍍金鈎子，走在城外坊子裏養老婆，被吳巡檢拿住，監在監裏。人家來討頭面，沒有，在門前曬開。吳巡檢又勒措刁難，不容俺家領贖。打夥計，將來要錢，白尋不出個頭腦來，如何是好？死了漢子，敗落一齊來。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奶，你這裏寫個帖兒，等我對他說聲，教老爺差人分付巡檢司；莫說一付頭面，就十付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他是武職官，他管的着那巡檢司？」薛嫂道：「奶奶你還不知道？如今周爺，朝廷新與他的勅書，好不管的事情寬廣！地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裏打卯遞手本；又河東水西，捉拿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裏。」月娘聽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覆龐大姐說聲。一客不煩二主，教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問巡檢司討出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奶，錢恁中使？我見你老人家，剛纔慘惶，我到下意不去。你教人寫了帖兒，不吃茶罷。等我到府裏和小奶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成，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嫂兒道：「這咱晚了不吃罷。你只教大官兒寫了帖兒，我拿了去罷。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在我身上哩！」月娘道：「我曉得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小玉即便放桌兒，擺上茶食。

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遞與丫頭，兩箇點心吃。月娘問丫頭：「幾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不一時，玳安兒前邊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轉灣抹角，逕到守備府中。春梅還在炕上睡，還沒起來哩。只見大丫頭月桂進來，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裏面廳揀開了。日色照的紗牕，十分明亮。薛嫂進來說道：「奶奶這裏還未起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麼頭？」說道：「我心裏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我翠雲子，和九鳳釧兒，拏了來不曾？」薛嫂道：「奶奶這兩副釧兒，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纔打翠花鋪子裏，討將來；今日要送來，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目。春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嫩；還安放在紙匣兒內，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便叫小丫頭進來，與奶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裏的？」薛嫂兒道：「二奶奶和我說了好幾遍：說荷花只做的飯，教我替他尋個小孩子，學做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個孩子來了。到是鄉裏人家女孩兒，今年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只好狗漱着，學做生活。」春梅道：「你亦發替他尋個城裏孩子，還伶俐些；這鄉裏孩子，曉的甚麼？也是前日一個張媽子，領了兩個鄉裏丫頭子來：一個十一歲，那一個十二歲了。一個叫生命，一個叫活寶。兩個且是不善。都要五兩銀子。娘老子就在外頭等着要銀子。我說且留他住一日兒，試試手兒，會答應不會？教他明日來領銀子罷。死活留下他一夜。丫頭們不知好歹，與了他些肉湯子泡飯吃了。到第二日，天明，只見丫頭們囑亂起來。我便罵賊奴才，亂的是甚麼？原來那生金，撒

了被窩尿；那活寶，溺的褲子提溜不動。把我又是那笑，又是那巧辯。等的張媽子來，還教他領的去了。」因問：「這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兒道：「要不多，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軍使。」春梅教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裏去。明日兌銀子與她罷。」又叫月桂：「擎大盃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吃，邊寒；再有甚點心？擎上一盒子與他吃。」又說：「大清早晨，拿寡酒灌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耍諱上來，等我和奶奶說了話着。剛纔在那裏也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吃甚麼？」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廝，偷了印子鋪內人家當的金頭面；還有一把鍍金鉤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拿在巡檢司抄打。這裏人家要頭面囑亂，使傅夥計領贖；那吳巡檢舊日是咱那裏夥計。有爹在日，照顧他的官。今日一旦反向無恩，夾打小廝，牽扯人；又不容這裏領贖，要錢纔准把夥計，打罵將來。讀的夥計不好了，驟的往家去了。央我來多多上覆你老人家，不知咱家老爺管的着這巡檢司？可憐見舉眼兒無親的！教你替他，對老爺說聲。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大娘親來拜謝你老人家。」春梅問道：「有個帖兒沒有？不打緊。有你帶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帖兒有此。」向袖中取出。這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牕戶檯上。不一時，托盤內奉上四樣下飯菜蔬。月桂拿大銀鍾，滿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我原捱內了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頭子，那大貨些兒；那個你倒捱了，這個你倒捱不的？好歹與我捱了！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

道：「你且拿了點心與我，打了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單管說謊！你纔說在那裏吃了來，這回又說沒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個茶食，這咱還有哩？」月桂道：「薛媽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拿點心與你吃。俺奶奶又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吃了。被他灌了一鍾，覺心頭小廝兒劈劈跳起來。那春梅啖啖個嘴兒，又叫海棠斟滿一鍾，教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好娘！人家我却一點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捱了月桂姐一下子，不撞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擡兒跪在地下。春梅道：「也罷。你拿過那餅與他吃了，教他吃好酒。」月桂道：「薛媽媽誰似我恁疼你，留下恁好玫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拿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個，別的春梅都教他，袖在袖子裏，到家稍與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兒吃酒，蓋着臉兒，把一盤子火薰肉，醃臘鷄，都用草紙包，布子藏，塞在袖內。海棠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家伙去，不要他吃了。春梅分付：「明日來討話說。免了頭銀子與你。」又使海棠問孫二娘去，回來說丫頭留下罷，教大娘娘與他銀子。臨出門拜辭，春梅分付：「媽媽，休推諉呀！那雲雲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叫個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禿根前，就住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

話休饒舌。周守備至日落時分，牌兒馬藍旗作隊，又掣後隨，出巡來家。進入後廳，左右丫鬟接了冠服。進房見了春梅小窗內，心中歡喜。坐下，月桂海棠拿茶吃了，將出巡回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

放桌兒擺飯。飯罷，掌上燭，安排盃酌。飲酒間問前邊淺甚事，一面取過薛嫂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廝平安兒偷了頭面，被吳巡檢拿住監禁。不容領贖，只拷打小廝，攀扯輕賴，吳氏奸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事。」守備看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裏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檢那廝，這等可惡！我明出牌連他都捉來發落。」又說：「我聞得這吳巡檢，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禮，帶挈他做了這個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見是這等說，你替他明日處處罷。」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旋教吳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廳出個大花欄批文，用一個封套裝上。上面批山東守禦府，爲失盜事：仰巡檢司官，連人解繳，又差虞侯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銀子鞋腳錢。傅夥計家中睡倒了，吳二舅跟隨到巡檢司。吳家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西門慶巡檢中人來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禦府中，兩個公人到了。拿出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硃紅筆標着仰巡檢司官，連人解繳。拆開見裏面吳氏狀子，嚇慌了，反賠下拖與李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隨即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了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約守備升廳，兩邊軍牢排下，然後帶進人去。這吳巡檢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說：「此正是我這衙門裏事，如何不申解前來，我這裏發送？只顧延擱監滯，顯有情弊！」那吳巡檢稟道：「小官謹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不料老爺鈞批到了。」守備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職？這等欺玩法度，抗違上司。我欽奉朝廷勅命，保障地方，巡捕盜賊，提省軍門，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何

拿了起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攀無辜？顯有情弊。」那吳巡檢聽了，摘去冠帽在牆前，只顧磕頭。守備道：「本當參治你這狗官，且饒你這遭；下次再有犯，定行參究。」一面把平安提到廳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謗主人家！都似你恁如此，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三十大棍，放將贓物封貯，教本家人來領去。一面喚進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裏還差張勝拿帖兒，同送到西門慶家。見了分上，吳月娘打發張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裏，回了守備春梅話。那吳巡檢乾拿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幾兩銀子。月娘還了那人家頭面鈎子兒；是他原物，一應兒沒言語去了。傳影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景，調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月娘見這等合氣，把印子舖只是收本錢賸討，再不假當出銀子去了；止是教吳二舅，同玳安在門首生藥舖子，日逐轉轉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提。

一日，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子。薛嫂道：「不要罷，傳的府裏小奶奶怪我！」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于是買了四盤下飯，宰了一只鮮豬，一壺南酒，一疋紵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玳安穿着青絹褶兒，用描金匣兒盛着禮帖兒，逕到裏邊見春梅。薛嫂領着到後堂。春梅出來，戴了金梁冠兒，金釵梳，鳳釧。上穿繡襖，下着錦裙，左右丫鬟侍奉。玳安兒扒倒地下磕頭。春梅分付，放桌兒擺茶食，與玳安吃。說道：「沒上事，你奶奶免了罷！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你周爺一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

事，多有累周爺周奶奶費心。」沒甚麼，些小微禮兒，與爺奶奶賞人便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惹那頭又怪我。」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止受了豬酒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春梅因問：「你奶奶哥兒好麼？」玳安說：「哥兒不好要子兒哩。」又問玳安兒：「你幾時籠起頭去，包了網巾？幾時和小玉完房來？」玳安道：「是八月內來。」春梅道：「到家多頂上你奶奶，多謝了重禮！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裏，哥兒生日，我往家裏走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就對俺奶奶說，到那日來接奶奶。」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去罷。奶奶還要與我說話哩。」那玳安兒押盒擔來家，見了月娘，說：「如此這般：守備只受了酒羊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春梅姐讓到後邊，管待茶食吃。問了回哥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銀子。多頂上奶奶，多謝重禮。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纔受了下飯豬酒，擡回尺頭。要不是請奶奶過去坐坐，一兩日周爺出巡去，他只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日，來家裏走走。告訴他住着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繡襖，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手下好多了頭娘子侍奉。」月娘問：「他其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安兒道：「委的對我說來。」月娘道：「到那日咱這邊使人接他！」因問：「薛嫂怎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坐着說話。教我先來了。」自此兩家交往不絕。正是：

世情看冷暖；
人面逐高低。

有詩爲證：

得失榮枯命裏該，
皆因年月日時裁。

胸中有志應須至；
囊裏無財莫論才。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春梅遊玩舊家池館 守備使張勝尋經濟

裏虛外實費張羅，待客酬人使用多。

馬死奴逃難宴集，臺傾樓倒罷笙歌。

租田稅店歸農主；玩好金珠托賣婆。

欲向富家權借用，當人開口奈羞何？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周守備說了：備一張祭桌，四樣羹果，一壘南酒，差家人周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週年，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帕一方，銀三錢；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去。上寫着：

重承厚禮銘感！即刻舍具菲酌，奉酬

腆儀；仰希

高軒俯臨，不外幸甚！

（下書）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大德周老夫人妝次

春梅看了，到日中纔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抱

兒，翠藍十樣錦百花裙，玉玎璫禁步，束着金帶。腳下大紅繡花白綾高底鞋兒，坐着四人大轎青段鋪金轎衣，軍牢執藤棍喝道，家人伴當跟隨，攪着衣匣。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緊緊跟着大轎。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妗子相陪。又叫了兩個唱的女兒彈唱。聽見春梅來到，月娘亦盛妝綰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稀幾件金翠首飾，耳邊二珠環子，金邊領兒，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段子織金拖呢裙，腳下穿玉色段高底鞋兒。與大妗子迎接至前廳。春梅大轎子攪至儀門首，纔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到於廳上敘禮，向月娘揮燭也似拜；月娘連忙答禮相見，沒口說道：「向日有累姐姐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桌，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沒甚麼，這些薄禮表意而已。一向要請姥姑過去，家官府不一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姐，你是幾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體看姐姐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月娘道，「奴到那日一定去。」兩個敘畢禮，春梅務要把月娘讓起，受了兩禮。然後吳大妗子相見，亦還下禮去。春梅道：「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禮。大妗子道：「姐姐，你今非昔此，折殺老身。」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和大妗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鬚養娘，都來恭見。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吳月娘道：「小大哥還不來與姐姐碰個頭兒，謝謝姐姐，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孝哥兒真個下如意身來，把與春梅唱喏。月娘道：「好小廝！不與姐姐碰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掏出一方錦手帕，一付金八吉祥兒，教着他擡帽兒上戴。月娘道：「又教姐姐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

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與了奶子兩枝銀花兒。月娘道：「姐姐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興兒，做了媳婦兒了；來興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好！」一面丫鬟拿茶上來。吃了茶，月娘說：「請姐姐後邊明間內坐罷——這客位內冷。」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擺下桌面祭禮；春梅燒了紙，落了幾點眼淚。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爐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桌席，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異樣甜食，美口菜蔬，奇希果品，饌金碟象牙筋，雪錠盤盞兒，絕品芽茶。月娘和大妗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裏換衣裳；脫了下面袍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綠遍地錦，妝花襖兒，紫丁香色遍地金裙。在月娘房中坐着，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裏走走？」春梅道：「若不是也帶他來，與姑姥磕頭；他爺說天氣寒冷，怕風冒着他，他又不肯在房裏，只要那當直抱出來，廳上外邊走；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哭。」月娘道：「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番看他也罷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罷了；也是你裙帶上的禍——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幾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個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裏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裏。」月娘道：「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春梅道：「奶奶，他那裏得工夫在家？多在外，少在裏；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勅書上，又教他兼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提拿盜賊，操練人馬，常不時往外出巡幾遭，好不辛苦

哩！」說畢，小生拿茶來吃了。春梅向月娘說：「姥姥，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走。」月娘道：「我的姐姐！山子花園，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沒人收拾他，如今丟落的破零二落；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閒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邊看看去。」這月娘強不過，只得教小玉，拿花園門山子門鑰匙，開了門；月娘大姪子，陪春梅衆人，到裏面遊看了半日：

垣牆欹損，臺榭歪斜。兩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怪石遭塌毀，不顯嵯峨；亭內涼床被滲漏，已無框檻，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蝦蟆成羣；狐狸常睡臥雲亭，黃鼠往來藏春閣。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日有雲來。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丟着些：折卓壞橙破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荒的。方來到他娘這邊樓上；還堆烏生藥香料。下邊他娘房裏，止有兩座廚櫃。床也沒了。因問小玉：「俺娘那張床，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玉道：「俺三娘嫁人，賠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跟前說：「因有你爹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賠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却把你娘那張床，賠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聽見大姐死了；對你老人家說，把床還攪的來家了。」月娘道：「那床沒錢使，只賣了八兩銀子，打發縣中皂隸都使了。」春梅聽言，點了頭兒。那星眼中，由不的酸酸的，口內不言，心中暗道：「想着俺娘，那咱爭強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床！我實承望要回了這張床去，也做

他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了！」由不的心！慘切。又問月娘：「俺六娘那張螺甸床，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日逐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活計，不怕十量金！也是家中沒盤纏，搥出去交人賣了。」春梅道：「賣了多少銀子？」月娘道：「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惜了，那張床！當初我聽見爹說，值六十兩多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你老人家打發，我倒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子，我要了也罷。」月娘道：「好姐姐，諸般都有，人沒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只見家人周仁，走來接：爹請奶奶早些家去，哥兒尋奶奶哭哩！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月娘教小玉鎖了花園門，同來到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控絞綃，灑下酒筵，兩個妓女，銀箏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不必細說。安春梅上坐，春梅不肯，務必拉大妗子同他一起坐的。月娘主停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春梅教家人周仁，賞了廚子三錢銀子。說不盡盤堆異品，酒泛金波。當下傳盃換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內又差伴當，拿燈籠來接；月娘那裏肯放，教兩個妓女，在跟前跪着，彈唱勸酒。分付你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奶一個兒。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鍾，放在根前，教春梅吃：「姐姐你分付個心下愛的曲兒，教他兩個唱與你聽下酒。」春梅道：「姥姥，奴吃不得的！怕孩子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奶子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春梅因問那兩個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個跪下說：「小一個的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一個是鄭愛香兒姪女鄭嬌兒。」春梅道：「你每會唱懶畫眉不會？」玉釧兒道：「奶奶分

付小的，兩個都會。」月娘道：「你兩個既會唱，斟上酒你周奶奶吃；你們慢唱。」小玉在旁，連忙斟上酒。兩個妓女，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唱道：

冤家爲你幾時休？捱過春來又到秋。誰人知道我心頭？天害的我伶仃瘦！聽的音書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緣由，誰想你無情把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盃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盃。」兩家於是都齊斟上；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滅風流，鵲噪簷前不肯休。死聲活氣沒來由，天倒惹的情拖逗，助的淒涼兩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誰想你辜恩把我丟！

春梅說：「姥姥你也教大丫子吃盃兒。」月娘道：「大丫子吃不的，教他拿小鍾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丫子一小鍾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悴減溫柔，天要見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綢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丟！

當下春梅，見小玉在根前，也斟了一大鍾，教小玉吃。月娘道：「姐姐他吃不的。」春梅道：「姥姥他也吃兩三鍾兒；我那咱在家裏，沒和他吃？」于是斟上，叫小玉也吃了一盃；妓女唱道：

冤家爲你惹閒愁，病枕着床無了休。滿懷憂悶鎖眉頭，天忘了還依舊，助的我兩邊兩淚流。從

前與你兩無休，誰想你經年把我丟！

賓官聽說：當時春梅爲甚，教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掛陳經濟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於吟咏。又見他兩個唱的，好口兒甜乖覺，奶奶長，奶奶短侍奉，心中歡喜，叫家人周仁，近前來，拿出兩包兒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兩個妓女，放下樂器，插燭也似磕頭，謝了賞賜。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辭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着四個燈籠，單半喝道而去。正是：

時來頑鐵有光輝；
運去黃金無豔色。

有詩爲證：

點絳脣紅弄玉嬌，
鳳凰飛下品鸞簫。

堂前高把湘簾捲，
燕子還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經濟，不知流落在何處，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叫將張勝李安來，分付道：「我一向委你，尋你奶奶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的一向找尋來，一地里尋不着下落，已回了奶奶話了。」守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鈎頭下來，都帶了愁顏，沿街遶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

話分兩頭。單表陳經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妻公廟；聽見人說：你師父任道士，因為你宿娼壞事，被人打了，拿在守備府去，查點房中箱籠，東西銀兩沒了，一口重氣，半夜就死了。你還敢進廟中去，衆徒弟就打死你。這經濟害怕，就不敢進廟來。又淩險兒見杏庵王老，白日裏到處打油飛，夜晚間還鑽入冷鋪中存身。一日也是合當有事！經濟正在街上站立，只見鐵指甲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玄色段縫衣，沉香色襖口，光素零鞋。騎着一疋驢兒，揀銀鞍轡。一個小廝跟隨，正行街心走過來。經濟認的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手，把轡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向不見！咱兩個同做朋友，往下江販布；船在清江浦泊着，我在嚴州府探親，吃人陷害，打了一場官司，你就不等我，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的不知去向。我好意往你家問，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拿瓦楔礮破頭，趕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你是會搖擺受用！」那楊大郎見了經濟討吃，佯佯而笑，說：「如今哪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那裏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來了？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好馬鞭子。」那經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不然咱到了去處。」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連抽了幾鞭子；喝令小廝，與我撿了這少死的花子去。那小廝使力，把經濟推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脚，踢打的經濟怪叫，須臾圍了許多人。旁邊閃過一個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襖白布襠子，精着兩條腳。靸着蒲鞋，生的阿兜眼，掃帚眉，料綽口三鬚鬍子，面上紫肉橫生，手腕橫筋鼓起。吃的楞楞靜靜，提着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

這般貧寒，你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噴拳不打笑面！他又不會傷犯着你，你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沒錢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量他恁窮嘴臉，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根基人家娃娃，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到這般有錢？老兄依我，你有銀子與他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內汗巾兒上，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經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驢子揚長去了。經濟地下扒起來，擡頭看那人時，不是別人，却是舊時同在冷舖內，和他一舖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近來領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裏做工，起蓋伽藍殿。因一隻手拉着經濟說道：「兄弟剛纔若不是我，拿幾句言語譏犯他，他肯拿出這五錢銀子與你？他賊却知見範！他若不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來到一個食葷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叫量酒拿四寶下飯，兩大壺酒來。不一時，量酒打抹條桌乾淨，擺下小菜下飯，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不用小盃，拿大磁甌子。因問經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麵是溫潤，飯是白米飯。」經濟道：「我吃麵。」須臾捧上兩三碗溫麵上來；侯林兒只吃一碗，經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經濟說：「兄弟你今日跟我，往坊子裏睡一夜；明日我領你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裏修蓋伽藍殿，并兩廊僧房，你哥率領着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裏不要你做重活，只擡幾筐土兒就是了。也算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賃着一間廬子，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裏歇。做些飯打發咱的人吃。門你一把鎖鎖了，家都交與你。好不好，強如你在那冷舖中替

花子搖鈴打銅子；這個還官樣些。」經濟道：「若是哥哥這般下廟，兄弟可知好哩，不知道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纔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十月裏，不知完不完？」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算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經濟要會銀子，拿出銀子來秤。侯林兒推這一邊，說：「傻兄弟！莫不教你出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着經濟肩背，同到坊子裏。兩個在一處歇臥。二人都醉了。到天明城南水月寺；果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廬子，裏面燒着炕柴皂，也買下許多碗盞家活。早晨上工叫了名字，衆人看見經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目清俊，就知是侯林兒兄弟。都亂訝戲他，先問道：「那小夥子兒，你叫甚名字？」陳經濟道：「我叫陳經濟。」那人道：「陳經濟，可不由着你就擠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原幹的這營生？換的這大扛頭子。」侯林兒喝開衆人，罵：「怪花子！只顧候落他怎的？」一面散了鐵鑊盤扛，派衆人擡土的擡土。和泥的和泥，打樁的打樁。原來曉月長老，教一個葉頭陀，做火頭遠飯，與各作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個眼瞎。穿着皂直裰，精着腳，腰間束着爛絨緋。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衆人都叫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衆人都吃畢飯，閒坐的跏的，也有瞞着的；只見經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個小夥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一相。」又一人說：「你相他相，倒相個兄弟。」一人說：「倒相個二兒子。」葉頭陀教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

嫌兮又怕嬌，聲嬌氣嬌不相歸；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嫩的虧，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印堂真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弄假不成真。休怪我說！一生心伶機巧，常得陰人發跡。你今年多大年紀？」經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道：「虧你前年怎麼打過來，吃了你印堂太窄，子裏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破。唇不蓋齒，一生惹是招非。鼻如灶門，家私傾喪。那一年遭官司口舌？傾家喪業，見過不曾？」經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又一件：你這山根不宜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斷兮早虛花，祖業飄零定破家。』」早年父祖丟下家產，不拘多少，到你手裏都了當了。你上停短兮下停長，主多成多敗，錢財使盡又還來；雖然你久後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走兩步我瞧！」那經濟真箇走了兩步。葉頭陀道：「頭先過步，初主好而晚景貧窮。腳不點地，賣盡田園而走他鄉，一生不守祖業。你往後好有三妻之命；尅過一個妻宮不會？」經濟道：「已刻過了。」葉頭陀道：「後來還有三妻之會。你面若桃花光焰，雖然子遲，但圖酒色歡娛；但恐美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中少要行走，還計較些。」一個人說：「葉道，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做老婆，他那有三個妻來。」衆人正笑做一團，只聽得曉月長老，打梆子，各人都拿鉢盂，扛，上工做活去了。如此者經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一月光景。

一日三月中旬天氣。經濟正與衆人擡出土來，在寺出門牆下，倚着牆根，向日陽蹲踞着，捉身上虱

轎，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頭巾，腦前撲匾金環，身穿青窄衫，紫裏肚，腰繫纏帶，腳穿鞦韆，騎着一疋黃馬，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見了經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深的唱了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裏湊處尋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裏。」倒靚了經濟一跳，連忙還禮不迭問：「哥哥你是那裏來的？」那人道：「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和隨張勝。自從舅舅那日府中官事出來，奶奶不好；直到如今，老爺使小人，那裏不會找尋舅舅？不知在這裏。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往外莊上折取這幾朵芍藥花兒，打這裏經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裏？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消猶豫，就騎上馬，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衆做工的人看着，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這陳經濟把鑰匙遞與侯林兒，騎上馬；張勝緊緊跟隨，逕往守備府中來。正是：

良人得意正年少，
今夜月明何處樓？

有時爲證：

白玉隱於頑石裏，
黃金埋在污泥中；

今朝貴人提拔起，
如立天梯上九重。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張
明
河

